

## ■新作聚焦

## 老藤《自愈者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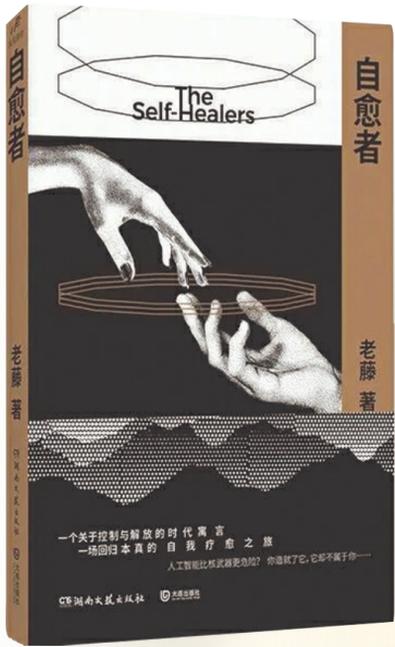
## 寄情山水风物 相拥人间温情

□王春林

近些年来，老藤不仅作品数量众多，而且还能保持相当的思想艺术水准。老藤的小说，我每逢必读，从不愿轻易错过。2026年伊始，我读到了这部名为《自愈者》的长篇小说，不由得称许他触题材的敏感与勇气。在公众热议人工智能的时候，他已经率先把自己的笔触延伸到了这一领域，以小说的形式展开了自己对这一命题的深入思考。《自愈者》中的男主角林晨，刚满28岁，就已经是奇松公司的首席AI设计师。在成功设计出前三代机器人（亦即林晨口中戏称的“三胞胎”）的基础上，刚刚完成了第四代平行者，即一位被命名为夏娃的全科医生的设计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倾注了他最多心血和灵感的夏娃，却在第一次临床试验时就出现了意外。意外之一，表现在它根据医院护理部主任周女士的症状及相关检查数据，给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诊断结论：“颈椎问题并不严重，综合您的健康状况可以得出结论，您当前最大的问题在血液，您很可能感染了HIV（艾滋病病毒）。”意外之二，是夏娃给他的助理夏至做出的诊断结果，是“夏至有精神疾患，需要药物治疗”。此后，那位周女士果然被认定为HIV的感染与携带者，夏至也成为日益严重的抑郁症患者，根据后续发展的情形判断，夏娃当初的诊断其实并没有出现问题。真正出现了失误的倒是林晨自己。但是，在林晨当时的理解中，却认为这样的诊断结果是夏娃“不执行指令”的异常表现。依照一般的叙事逻辑，既然林晨的人工智能研发出现了问题，接下来就应该将叙事重心放在对他如何克服困难的交代上。

然而，老藤并没有依照常规的叙事套路出牌，而是以此为起点，别出心裁地开辟了另外一条叙事路径。由于夏娃的“失控”，与这一研究计划紧密相关的林晨和夏至两位科研工作者，同时罹患了焦虑症与抑郁症。面对这两位症状不同的患者，冷松大夫给出的治疗方案完全一致，那就是要求他们全都“步入合适的生活轨道”。林晨与夏至都是拒绝婚恋的单身主义者，所以冷松大夫建议的本质，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早日摆脱观念的桎梏，与现实生活发生更加紧密的关联。面对同样的建议，林晨和夏至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。夏至拒绝接受，而林晨因为来自爷爷的谆谆教导，经过了一番慎重的考量之后，最终决定去大兴安岭行走一趟。因此从第九章“蜜姐”这一部分开始，老藤的笔触就由人工智能转向了林晨的东北行走书写，而《自愈者》也借此实现了一次根本性的艺术反转。

因为从第九章一直到第三十一章，作品三分之二的篇幅都在讲述林晨的东北行走故事，所以《自愈者》自然也可以被看作是一部书写东北的长篇小说。由此反观老藤的长篇小说创作，从《北地》到《北障》《北爱》《铜行里》《战国红》《草木志》，都从不同的侧面与角度讲述了令人着迷的东北故事。老藤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，自己的出生地并不是东北，却在东北有过长达50年的生活经验。虽然我们无法详尽知晓，那些年间究竟发生过哪些令他刻骨铭心的往事，但这段漫长的东北生活，从根本上催生并塑造了他的东北情结。归根结底，正是受这一东北情结的驱动，老藤才始终聚焦东北题材，持续进行相关书写与创作。因此，倘若我们承认，在老藤的一系列作品中潜藏着一个贯穿始终的共同主人公，那么这个主人公无疑就是“东北”。作家在《自愈者》中将



《自愈者》，老藤著，湖南文艺出版社、大连出版社出版，2026年1月

林晨的精神疗愈寄望于东北，正是这一情结潜移默化化的结果。

如果说，在以往的创作中，东北是作家聚焦书写的客体对象，或是故事展开的空间背景，或是具有隐喻意味的文化符号，那么在新作《自愈者》中，东北被赋予了主体化的疗愈功能，具备了能动作用，实质上承担起了“精神疗愈者”的重要角色。对于从来都没有踏上过东北土地的林晨来说，东北是陌生的。不过，此前他在网上邂逅过一位姓唐名竹花的养蜂女。唐竹花是黑龙江大学哲学本科专业的大学生，毕业后成为一名中学老师。拥有大学文凭的她，之所以选择养蜂为生，主要是因为不适应中学德育教育的缘故。她不仅开了网店卖蜂蜜，而且还跟着父亲进山，一边养蜂一边做直播。从那一年的暑期开始，到大雪纷飞的冬日，在唐竹花的陪伴下，林晨一直盘桓在大兴安岭一带。差不多半年时间里，除了一些次要人物之外，大兴安岭从三个方面对林晨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根本性的疗愈。其一，是大兴安岭一带堪称精彩纷呈的山山水水和自然风光。对于长期生活在南方城市的林晨来说，东北的白山黑水带给他的是一种别样的视觉冲击与生命感受，山川广袤的天地会抚慰人的精神世界。其二，是去往呼玛县城途中与三只狗子偶遇，还从狼嘴里侥幸救出了后来被命名为甜谷、响米的两只小狗子。毋庸讳言，与这两只小狗子的偶遇以及彼此之间的情缘，在林晨的疗愈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

## 文学评论

## ■短评

作家凌翼的报告文学新作《大江长卷》独特而巧妙地以一部泛黄的族谱为切入点，从长隆港出发，走进中华民族永恒奔腾的无字族谱，走向辽阔、深邃与丰盈，呈现出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。

中国式现代化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，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念之一。凌翼的《大江长卷》讲述的正是我们的母亲河——长江，其江岸文明如何记忆、诊断、修复并走向未来，是一部紧扣时代大主题的报告文学佳作。新时代以来，以长江为主题的报告文学层出不穷，但大都聚焦局部、侧影或某段历史，像凌翼这样以理性的思维和大历史的眼光，进行全面、系统、深刻的书写，力图呈现一条气势磅礴、历经沧桑、正步入历史性转折的长江，洵属可贵。他从一个个体生命的源头写到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从三江源铺展到崇明岛，以“一部无字之谱”开篇，通过“寻谱”“诊谱”“修谱”“续谱”“护谱”“谱成”循序渐进、有序推进，最后以“溯源与续谱”收尾，将长江的水流、生态与人类家族史交织在一起，构建起一个能引发广泛共鸣的丰富精神世界。他的铺陈与叙述，始终围绕长江大保护以来生态与发展的深刻变迁，致力于绘就新时代长江大保护的崭新图景。

《大江长卷》是以长江为主题的宏大叙事之作，却以小细节进行具象化叙事，生动、深刻而富有质感地展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进展与深刻变革。生命体验是写作的灵魂，是作品的灵感之源。令人感动的是，凌翼以“族谱”为纽带，将自己个体的生命体验与浩瀚长江有机相连，让作品更加真实、感人、深刻，富有生命力。赣西北那个叫东岸的村庄，坐落于长隆港畔，那是生养他的故乡。长隆港进入锦江，汇入赣江，然后投身长江的万里洪流。长江沿岸的“毛细血管”，就是长江生态的“晴雨表”。对长江文明的探寻，不仅在于地理源头的冰川，更在于理解千百条如长隆港般的毛细血管，如何承载、传输这些具体而微的历史记忆、人性抉择与生态变迁。因为每一段地方史，都是整部长江文明这部无字族谱中，不可或缺的鲜活章节。正因为此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提及故乡的长隆港，并带着深厚的情感从这里出发，走向三江源、可可西里、赤水河、洞庭湖、丹江口、鄱阳湖、太湖、黄浦江、崇明岛，以及宜宾、重庆、宜昌、武汉、九江、常州、南通、湖州等地展开叙述。《大江长卷》是凌翼以艰苦行走、深厚情感、深刻思考交融而成的结晶，生动呈现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性与艰巨性、现场感和丰富性。

《大江长卷》从个体生命体验出发，却通向更加辽阔的精神世界，让我深切感受到江水的脉动和文化的呼吸。从长隆港出发，奔赴世界屋脊，在亘古冰川的静默中，他探寻到孕育长江、黄河、澜沧江的共同生命密码与源头命名。他对“英雄”的想象，最初由长隆港的河水与族谱浇筑。然而，在他艰难跋涉的尽头，是以生命守护生命的可可西里英雄，是从捕鱼人到护豚人的江豚巡护员，是无数平凡的志愿者与科研工作者组成的生态卫士。更令人惊喜的，是长江生态与发展的深刻变迁，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绿色江河。

报告文学中的人物是故事的核心，能使读者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。对人物细节的深入刻画，正是《大江长卷》这部作品充满张力和生命力的关键。生态文明建设能否成功，取决于各种因素和各类资源，但关键在人。无序的采砂，擦去了河床古老的年轮，也侵蚀了流域赖以生存的肌理。从白鱀豚的沉默到江豚的珍稀，每一个物种的濒危，都意味着长江这部生命之谱上一个鲜活字符的黯淡。超负荷的航道，映射出经济血脉的堵塞与失序。说到底，生态破坏的主要原因还是人为因素。正如文中老何的感慨：“长江之病，根源在人。人类的贪婪与短视，让母亲河满目疮痍。”《大江长卷》更告诉我们，生态修复关键同样在人，特别是人的思想观念的转变。为此，凌翼刻画了长江两岸鲜活的人物群像，有故乡的亲人与朋友，有各地各级政府的相关领导，有三江源的生态管护员、环保志愿者，还有长江两岸保护区的巡护员、上岸渔民、转型船员、转型工人、科研工作者、义务护林员、生态摄影师、平凡的志愿者、野生动物守护者。作品展现他们如何顺应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，从自然的征服者转变为生态系统的维护者。

《大江长卷》中有一处表达意味深长：“这片由长江泥沙淤积而成的土地，其物理意义上的生长，为人类文明的扎根提供了舞台；而人类文明在此汲取养分后，所创造出的这种指向深蓝、融通世界的‘新质生长’能力，又反过来定义了这片土地在新时代的全球坐标。”这使得作品的精神内涵与意蕴高度进一步提升。一江碧水绵延千里，承载的不仅是奔涌不息的时代浪潮，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实践。

（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、湖南省文联主席团委员）

## ■评论

## 内爆式体验

——评王啸峰的小说集《芥末辣椒酱》

□季进

近年来，王啸峰的写作持续向内发力，不张扬，也不炫技，更多地传达出内观自省的觉悟。新出版的小说集《芥末辣椒酱》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感受。集名出自书中同名短篇小说，小说主人公陈泽先是经历爱子病逝，又眼看着妻子身心崩溃，为求医问药散尽家财，生活状况也急转直下。在这些变故降临之前，陈泽的生活可谓轻松充裕，常常在与朋友烧烤时用上自创的芥末辣椒酱，大受欢迎，令大家“酸着鼻子流眼泪，笑着说真过瘾”。“芥末辣椒酱”固然是小说家言，但颇有陈泽对自己的生活一语成谶的味道，也是我们阅读王啸峰小说的一个突出感受。在他笔下的大都会里，人影幢幢，每个人都有错综复杂的境遇，可那份“芥末辣椒酱”般的浓烈滋味，总能带来痛快淋漓的回味。这种坦然尝尽人生百味的豁达态度，恰恰是普通人的生活智慧。

## 向人物内在世界挖掘

结合王啸峰的创作历程来看，“芥末辣椒酱”可能也代表了一种“内爆”式写作态度与艺术关注。吃到芥末辣椒酱的人，不管是闭着眼睛忍耐，还是张开嘴巴任其发作，都要经历一场“内爆”式体验。而这场“内爆”除了感受，什么也没有留下。这种体验完全发生在小说内部，突出体现在王啸峰对人物内在世界的挖掘。其艺术张力正在于，巨大的内心世界不断翻涌、无限混沌，而外部生活无法推进，坍塌成死水一潭。《回到那个初夏》里的“她”总是陷入两难，想解决问题，又无法决断，不得不在观测与干预的两端游移。《黑斑》的主人公盛黎明因为靠山的关系一直备受直

## “肉身”之下的发现

“内爆”的第二重张力体现在“肉身”之下的深层挖掘。无穷的情思与痛苦被封印在沉默困乏的肉身下，比如《水生》里的病重老者，被照顾的同时也被忽视，直到他离世，也没有人知道他在承受着肉身痛苦与不确定性的每一天里，“他早早地躺下，关了灯，带着香气的光影在天花板上游荡。他摸着滴溜溜的凉被，告诫自己这不是在水底”。《生而为人》里的野狗视角与《鼠的迷惑》相互映照，两篇小说以动物视角看世界，放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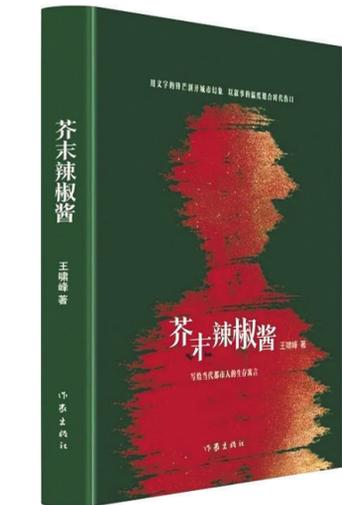
## 还原“隐匿的复杂”

“内爆”的第三重张力在于发现“隐匿的复杂”。小说总是为那些被轻视、被否定、被压抑、被简单化的人还原其复杂性。生活是作家最直接的素材来源。王啸峰在体制内工作了几十年，这是他最熟悉的题材之一。《芥末辣椒酱》写了不少体制内的故事，在很多关键信息的处理上，用了克制的隐笔，创造出了只可意会的留白，比起

把口子撕大、撕裂，作家似乎更喜欢在缝隙中经营文字，让读者从中进入、向内爆破。

“隐匿的复杂”还有一种表现就是作者对“隐情”的执着。王啸峰在《大雪》的后记里写道：“我写《大雪》也就想寻找被厚厚的白雪覆盖了真相，或者说隐情。没有人没有隐情，只是程度不同。小说是一种很好的手段，通过细节展示人在被隐情唤起的瞬间，就像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，雪后阳光照在宝蓝棉袄上，亮闪闪的。”王啸峰所说的“隐情”，是独属于自我的记忆空间与感官世界，也可能是一个人身上被遗忘的所有故事。小说集里写得最好的一篇当属《抄表员》，语言自然晓畅，像江南小雨一样淅淅沥沥落下来。这篇可以说是王啸峰小说“隐匿的复杂”风格的集中呈现，甚至可以说是他文学生涯的折叠与缩影。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名抄表员，在这座城市里经年累月地跑动，以自身动线勾勒出城市建设的伏线。这位抄表员总是闯入“夹弄”，这种夹弄与普通弄堂不同，充满着“隐情”，“有的看得见，有的看不见”“有时看得见，有时看不见”，每一段都有故事，每一段都有奇遇。抄表员这个工作让他进入了这座城市重重叠叠的缝隙夹层，闯入无数个分支与岔路，看到生活隐匿的一些真相。

这种时空辩证法重构了俗世逻辑，也发掘出诸多“夹弄”中的隐情。《水边的蓝喉蜂虎》便设置了多重对照：鸣叫的蓝喉蜂虎与靠噪音吃饭但罹患喉病的施政华、固守旧态的“湖人”阿古与新潮的“新新人类”，以及水上与水下两个世界。水下世界是王啸峰小说的常见意象：《水生》写主人公由水上潜入水下，既是自我疗愈也



《芥末辣椒酱》，王啸峰著，作家出版社，2025年6月

是自我放逐；更早的《井底之蓝》中，他就写过苏州传说里的水下“蓝衣人”，他们穿梭井底，不在正史留名，却不是历史的闲杂人等。水下世界是生活暗面、俗世之外的天地，也是正史叙事之外的缝隙。人们不必知道何为水下世界，也不必寻找它的入口，只要把握住日常生活中那些超出此在的可能性，就能潜入水下世界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水下世界或许就是小说本身。

（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，兼任苏州大学海外汉学（中国文学）研究中心主任）

## 流水成谱，山河成章

——读凌翼报告文学《大江长卷》

□纪红建